

天疆

外传

天朝国君洪景赦位遗退诏书

《天朝国君洪景赦位遗退诏书》

自吾登临君位于朝二十载有余，吾时忧外患未平，内患不均，思国民之安定，社稷之传序。然善甚之所在，吾天朝外有武官忠烈镇抚四壤，内有文臣治士理政兴国，使国愈泰，居愈安，五谷民生风调雨顺，朝堂吏治清朗无浊，此吾之幸所在也。万民于数十载噩战霍乱得其所以还复自由，万民皆颂吾，皆敬仰吾，此亦吾之幸也，而吾无敢赖此。吾生于微末，起于草莽，若无得贵者惠幸恐不复存于今日，何以为今业？岂敢吞天之功？曠君灭而明君出，乱世终而治世启，此亘古之理。今朝功业之成非受吾之益，奉时运承天意邪。

吾立朝始，损吾声亦存，言吾以戟钺立国而不慕圣贤经书之道，亦无广昭仁政之德，斯与往昔残民之诸师魁首并无异同。此言是理，夫吾亦欲使德教仁善感化天下之民而非使兵戈威武以平天下。然，吾一介素衣白丁，本非圣贤，岂有圣贤之德？时年，吾幼即流离四乡，深受刀兵之苦，无衣无食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何以习圣人之道？何以受仁政之德？吾身无所有，唯有一贱命如草芥耳。值此境况，吾纵有圣贤之心，使圣贤之德教化与人，谁人听吾？恐黔首布衣莫如闻之，何况容贵之诸侯乎？弗兵戈攻阙之乱世，首务乃归一统而非施仁德，以武制武，以戈止戈，虽蛮而行之，却效甚益。万疆归于一统，诸国集于一权，使万民免于水火，止于刀兵，使田稼充耕，府衙满吏，此伟绩而非暴政也。及社稷固，后施仁义之政，修仁德之法，亦得天下之民哉。况观乎千古，何朝何代无以戈戟立国？无以甲冑安邦？此亦循先代之理，非吾乖戾嗜战，实乃不战不得以平天下。

天下平而万事平乎？吾以为谬矣。古言诫吾，太平之时，高居庙堂之位则当居安思危以虑国事，当忆往昔以度今日。吾深以为是，然创业举事之十载何等艰卓？哀哉！百千诸侯各自为阵，万千黎庶居无定所。哀哉！无数忠仁志士血流漂橹，万千英魂奠吾君位。呜呼！今日盛世实属非易！吾每思之，实痛心不已，潸然泪下，甚有几近昏阙。自吾起事，随吾者呕心沥血，从吾者死生归一，与吾共举大事，且皆器重于吾，盼随吾功成，建千秋万代之业。历十数载浴血征伐，终致万疆归一。期年间，吾无时未感肩任甚重，每望其人，常夜不敢寐，而虑次日之战善胜否。至于今日，吾深感功成之艰险，创业之棘苦，生逢乱世之间而拔萃者，必苦常人之所不能苦，难常人之所不能难。

吾生时无父，幼时母丧。母未丧时，携吾辗转经年于乱世，流离失所于四乡，蓑莎为衣，草革果腹，偶遇高木所结之实，冒跌登高而采，后又视为珍馐，与母嗟嗟食之。每逢粟糠，母言未饥欲使吾进，吾未进以少食攒，然几经日食即殁，及母察，同吾倚角拥而泣下。匿日不久，蛮师攻及近地，三两兵巡山见吾所。母操柴刃欲拒蛮兵，而后遣吾速走，未觅肉食不得归。彼时吾尚年幼，不知蛮兵至之为何，只知肉食难觅，几无可能。吾未敢违母命，遂持簋循忆入城而觅。至城中，未见一人，只见断壁残垣，恐其景异于往昔，微步颤颤。入一店内，已致破败荒芜，器具几无完好，亦无人，而地有生彘，吾喜以簋盛之，速归而不敢留。归中，吾欣悦念母何烹此珍食，未察有异。至所，未见母，推门入，母尸横卧于地，身陷铁刃，血涓涓从身而出，未曾止。吾弃彘向前，跪地紧抚吾母，嚎啕而泣，不知所措。母丧，而彼时吾不知所事。自此，吾孤身以弱幼之躯流亡四方，境况愈下，常与荒芜与野犬争食。亲血已断，血脉已绝，吾孤绝于世，乃不知存世何意也，然自知事起吾有志，欲灭蛮师。后亡至邺城，幸得贺氏留养，遂结苟且之生而成人格，而有后事，方建今日社稷。至于创业途中，屡次以亡命，幸赖上苍垂怜，使吾得以饶存。

吾境已致如此，然随吾创业者艰难潦苦之境甚于吾者不知凡几。其人去日多年随吾南征北伐，多歿与刀兵剑影，已成沙土之骨，居于九幽黄泉下，不享其今日功成之荣也，吾甚愧此。有后者，封爵晋位借其余荫，绫罗绸缎珠光宝器皆源以供养。无后者，修碑立祠以万民之香火给以敬奉，望居天之英灵得以安息。然，此间事不足以昭其功绩，已不足平吾心中愤懑，此吾之哀哉。然斯人已逝，为人君者，吾只以此深念之。

可怜吾妻秋月！秋月，贺氏主脉独女，自吾入贺氏久以仆役伴其左右，而其不以吾为役，视作己弟托以拳拳真情，华裳充粟时以给之，致吾于贺府无一日以缺衣寒，无一餐以少食饥，此殷殷真情吾母外无出其二，吾本当生世以报。然成妻不久，蛮师伐邺，城民闻至四散流蹕，贺氏亦以举迁，而贺父不允，言倾府而出辎重甚多，聚甚众，虽邸内刀兵开道亦难敌蛮师之威，遭则贺氏不复矣。隧为存血脉，贺府三四人作批各携需备而分迁，然万贯家财迁走无几，只作蛮兵掠。一钟鸣鼎食之府悲至如此，何况黎庶乎？乱世乃可乎食人之年矣。吾与妻携一婢一卫亡于北都，妻掩容颜免遭人覬。亡中，卫盗钱而叛，婢卒于途中，亡路流氓亦甚众，所剩财货皆尽劫掠，所幸吾以命护吾妻，方保其无虞。后吾起事有己势，虽不及贺府日，然为首者饱食可供，丰货可存，而妻思举事初物力维艰，少食若亡时，未采金玉饰物，反当其寥寥身器以充师资，缓吾忧虑。身于贺府独女，千金之躯，本十指不沾阳春之水，肤洁白滑嫩如凝脂，体态盈美，眉面如画，似天宫谪仙风华绝代，然自随吾从贺府亡而出，以无足给养致体渐消弱，肤色渐黯，观其手，多灸痕为往灶台煮羹汤与吾，另扫塌盥室，织物净衣，无所不为。至于亡途颠沛流离，缺衣少食，亦未曾半言怨吾，值起事后，每思

战事夜不能寐，彼则轻抱吾身以言慰之。至吾登基君位，首开太平盛世，本可坐享荣华，然身为国后，其日处宫闱之繁务，无一日懈怠，使堂后井然并序，吾以为使其勤政甚于吾者。得妻如此，不知几世福缘，吾千世万世难报也。

秋月乃独身位后也，吾未开三宫六闱，世间粉红颜色莫过如此，亦莫有甚于妻者，吾未以为然。王公大臣责之，言宫室不盈则国事难兴，吾不理。妻常诫吾，为人君者，自当勤政爱国，闻万民之事，晓万民之苦，切莫以开朝伟业而恃功自傲，弗怠于政事，吾常听妻言。妻具贤能崇位固不涉朝堂政务，谓此乱政也，使吾专行，此义举甚感也。吾置天下锦璘珍宝于前，乃毫无趣，常赠后充为府库。凤披霞冠亦少冠之，常着青绿素袍，而质举雅贵，亦存雍容华颜。每见吾操政辛劳，其手作羹汤于吾如往，贵为后而无从使下亲身烹之，时亲手滋喂，如民夫民妇循家常之日，真情善哉。吾一心操俱天下，王侯贵胄，布衣白首，社稷九庙，民俗祀礼，春耕秋收，水利山工，邦交之谊，外征伐战，天下凡事吾俱操之，实分身乏术，余力不能已，无独以待妻也，有谥语昼夜愿诉，亦不得时表，吾深愧矣。

吾妻外，成业中能与论心交腹者甚少，唯皇甫玄易，云景两人者耳。玄易封国师，精晓阴阳五行之变，洞悉风水堪舆之术，一身修为通天地之造化，鬼神之力恍如神人，乃人中之仙。伐战场中，可凭知天晓地之能运筹帷幄于千里，于军中危乱之际力挽狂澜。而梳理政务亦玄易之所能，总使朝之法令出之必行，律例井然并序，上下效其所行。景封将君，盖世之帅才也，御倾朝之兵，所至之处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攻坚拔锐，使将君之名威平四海震寰八方。将君之名恫吓之，兴邦则胆颤心惊战心大削，寡邦则闻风丧胆溃不成军，常不战而亡。而今平安，景镇朝护国乃四方蛮荒惮之不敢扰，使吾天朝国泰民安。

二人与吾识于微末，随吾时吾尚寡而非贪慕荣利，创业一路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，受吾深赖，二人所行为天朝立不世之功，当永载史册，今成天朝肱股之臣，是可以托付国事矣，吾安之。

吾观今天下天平，风调雨顺，兵甲丰足，民乐安康，此盛景起于吾，吾甚慰。然此盛景可传万古乎？昔往二十载，天朝始立，玄易窥天机以卜国运，言时运尚处大乱之凶世，虽统与天朝，然使江山社稷之固几无可能，国盛象虽然而安日无久，主国气运之星象天光隐曜，乃后必有魍魉出世侵国圣体，若届时无应策则国必大乱，百姓重归水火，请吾远虑之。玄易之术冠绝千古，天下无出其右，吾深以玄易言为实，事关国之兴衰存亡，故此言唯吾与玄易与景晓，未告诸臣百姓。值时太平景未几，吾亦未感以此噩言告妻也。讫后二十载，天朝平顺无异世，未见有妖邪，吾本以玄易言有失，甚幸哉，奈何实不如此。边关来报，有四凶妖出世，暴虐无度，害民无数，民多

惧以亡向中地。边关之军肉身凡胎不晓阴阳之术，虽装甲精备亦无应对之法，只以身躯护民流亡，折伤惨重。奏报与朝，吾扼腕震惜不敢信，亦无法应之。国师玄易遣使探查，蚺，噬，驺，虚，四大凶妖出世，犯吾天朝。凶妖者，上古存也，每有大凶之能与阳间，人世间前有通天造化之贤者亦未能斩。中原大地始迎太平，突现四妖，此乃天朝之劫，万名之难，此难甚于刀兵之乱。自此，玄易闭关修法研四妖之应策，景率京都禁军携强弓重弩赴往四海，以军凡身肉体御四妖为勉保百姓生计。

旬月后，玄易参古籍得法，四妖可封之而不可斩，取昆仑天金铸四棺，四妖押入棺内，再寻一得天势之人同葬之，借风水之局布于昆仑，可将四妖永世封与棺内不得出。四妖可擒，而天势之人难寻。问天势之人何寻，玄易默而未答吾。玄易随吾左右三十载，今苍苍老矣，然吾观其神便通其意，不必言。吾开新朝，乃承天运而居君位，人中之龙，是谓天子，百万人民吾天势最盛。若封四妖，则吾崩，此玄易未敢言之由。吾望其双目低掩，知其所想，唤景入殿言此事。景英雄气概也，乃知吾志趣，跪与吾前以虔态行君臣之礼，再三拜吾，曰诺。

遂循玄易言，修万龙封天大阵于昆仑，待阵成，擒四妖以吾身封之。四妖不出，天下始安。

吾生半百，历经磨难二十载，戎马沙场十载，而有登天临君之年日，已无憾，为吾天朝百姓扫除妖邪乃吾己任也，吾欣然赴黄泉而无憾，此间正寻卒于沙场之吾功臣也。吾以一身护国护民，致使天朝社稷流存，万民安居勤业，吾死不足惜，只忧骤崩而逝，国体不稳，吾甚虑有四。

其一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朝不可一日无主。吾既崩，本依先古之序致吾子嗣旁亲沿袭君位，然吾双亲既绝，乃未知有旁亲，至于子嗣，吾与吾妻秋月颠沛流离几载光景，衣食不供，时贫患加身而医药不济，至今妻身孱弱，宫内珍惜药食亦未补益，已存痼疾几何。妻曾言后嗣，而吾实不忍其以病秧之身捱十月怀胎之苦，遂罢，吾亦未承子嗣矣。君位必得所承，然朝中尚乏承位之人。秋月，拥国后尊仪，虽具贤能淑德，而女儿身非当国也，有失体统。玄易与景乃开朝肱骨之臣，天朝栋梁，战功赫赫于万国，威望如山之朝野，才能仲谋皆俱得当，然二人皆吾左右，君位从一，只得一人袭，厚此薄彼恐失妥当，嫌隙生乱则国动摇，不可取也。其余臣者，治务理事尚可，无王者英雄气象，无超凡拔锐之志，难以镇国安邦，故君位只得觅于天朝民间，而无择于朝堂。择一明君非一日之功，以日久而深考之。吾驾西去而新君未得时，国后秋月，国师玄易，将君景，三人共商国是，玄易持政常，景持军常，凡遭军政大事则二人与国后秋月共决之，秋月司掌国玺，得秋月肯事方行。持国期间，当与天朝觅一不世之良才而以国托之，人选当无关出身，不问门第。吾之才智计谋不及玄易，统

师御帅不及景，然亦可驭国也，故为一国之君者，谋智才象非为首考，武定乾坤亦非所需，需观其圣人之心，仁人之德，务需体恤民情，感万民之心也。江山之万民之于江山，非君之江山，万民之江山之于万民，非君之万民，为国君者，必亲察百姓疾苦所在，思朝堂弊缺所在，思国之将未所在。故承君位者，当勤力刻苦，以苛律言行束己，不以荣华富贵而骄奢淫逸，亦不以贫苦潦倒而郁郁寡欢丧其志气。玄易素具识人断相之能，当深察之，秋月与景佐之，使新君早入朝堂，以稳国体，然必确之为适才，无可勉推。

之二，贺氏宗亲旁系今未寻至。是日，贺氏为续血脉之承而不致断绝，府中人各作二三成团窜于四海，然吾与妻几转经年之际，曾未寻得府中其人，音信杳无。至于吾开朝立国登临君位后，屡遣寻之，亦未果。昔贺府万丁之户，富甲天下，乱时广施惠赠济于百姓，吾亦幸得其留养而有今日，况贺氏乃吾妻之室家，是为国戚氏。秋月知吾操政劳矣，鲜以此言诉吾，然每观其于良宵啜啜之泣方察其忧家室之思。吾双亲早绝，贺氏抚于吾，虽无血脉相通，然养哺之恩莫少于亲者，亦吾亲者，吾于妻同深念之。吾崩矣，望续寻贺氏之余脉，以抚国后之思。至寻得，若有才学超然甚佳者，又存致仕之念，则入庙堂许以重位同谋国之，此乃其所。若泯然众人而苟苟营生，则许万贯之财复贺氏之荣光，保其香火传续不断于天朝。如此，吾妻足，吾亦瞑目矣。若新君临后久未寻至，则天命使然，莫强之。恒念付国力之艰，兴师劳众为吾室私，吾罪矣。

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，吾有所虑者莫甚于吾妻。自弱冠之年于贺府成婚起，秋月伴吾左右，艰难困苦之境苟且时未曾弃离，体肤之难亦未使分。吾与吾妻挚情之深，恐脱然于书简萦萦绕绕之情爱，非可言。吾骤然崩逝，妻定悲痛欲绝，求生不得。朝中持国之重臣必协力阻其自殁，需言安邦兴国乃吾毕生夙愿，吾举国托与其，其需代吾镇朝立国而使天朝无乱相生，待百年后仓粮冲禀，国力兴盛至极，再下寻吾，未值妻至，吾不踏黄泉，不入鬼门，不饮孟婆，不顾三生。

吾有夙愿，使天下凝一，万民景生，今家国蒙难，吾以一生期易社稷安，九死未悔！只恐无得以窥所期日。